

民國演義之（四）

軍閥內鬩

內容介紹

徐總統是個文士出生，一切操縱在北洋派的武人系；勉強的過了年餘，南北的惡感始終未除；南北議和代表在滬駐足一年，沒有成就；而北方軍閥內鬩，在京畿又做了戰場。

香港 海峽出版公司 出

蔡東藩編著

民國演義之(四)

雲南起義



海鷗出版公司印行

雲 南 起 義

蔡 東 藩 編 著

出版者 海 鷗 出 版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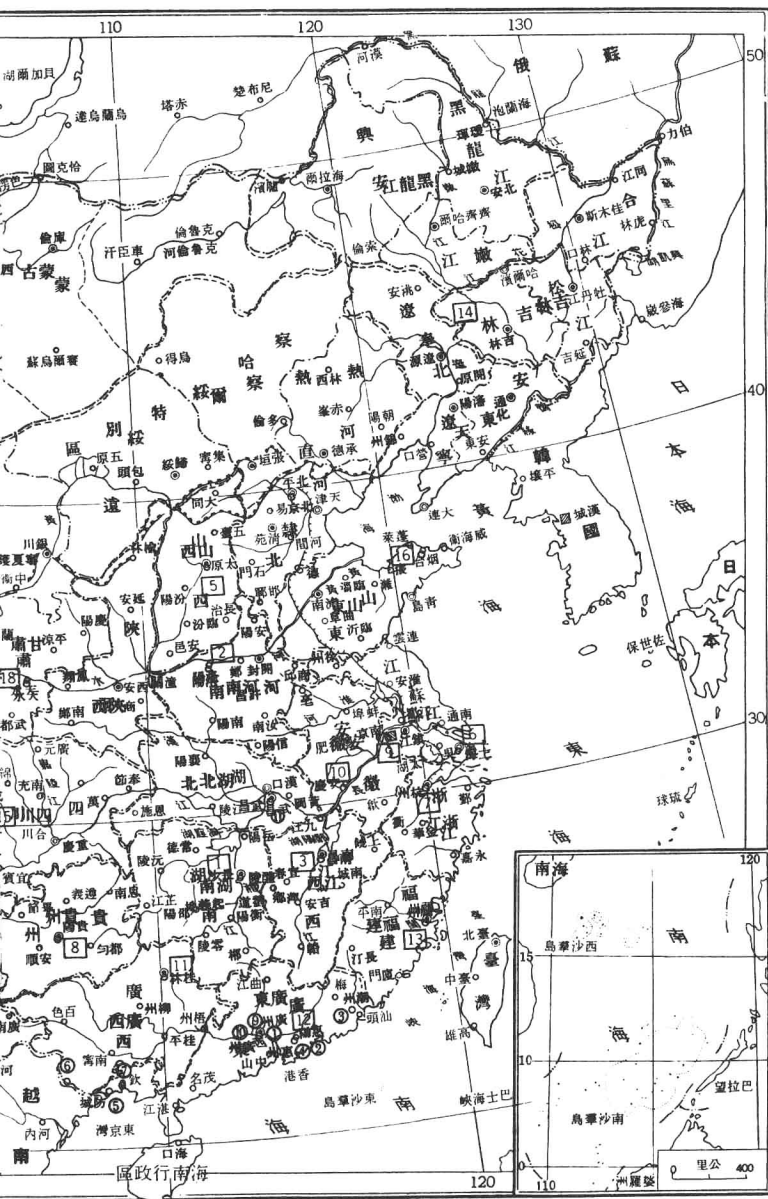
香港北角清華街五號六樓 B 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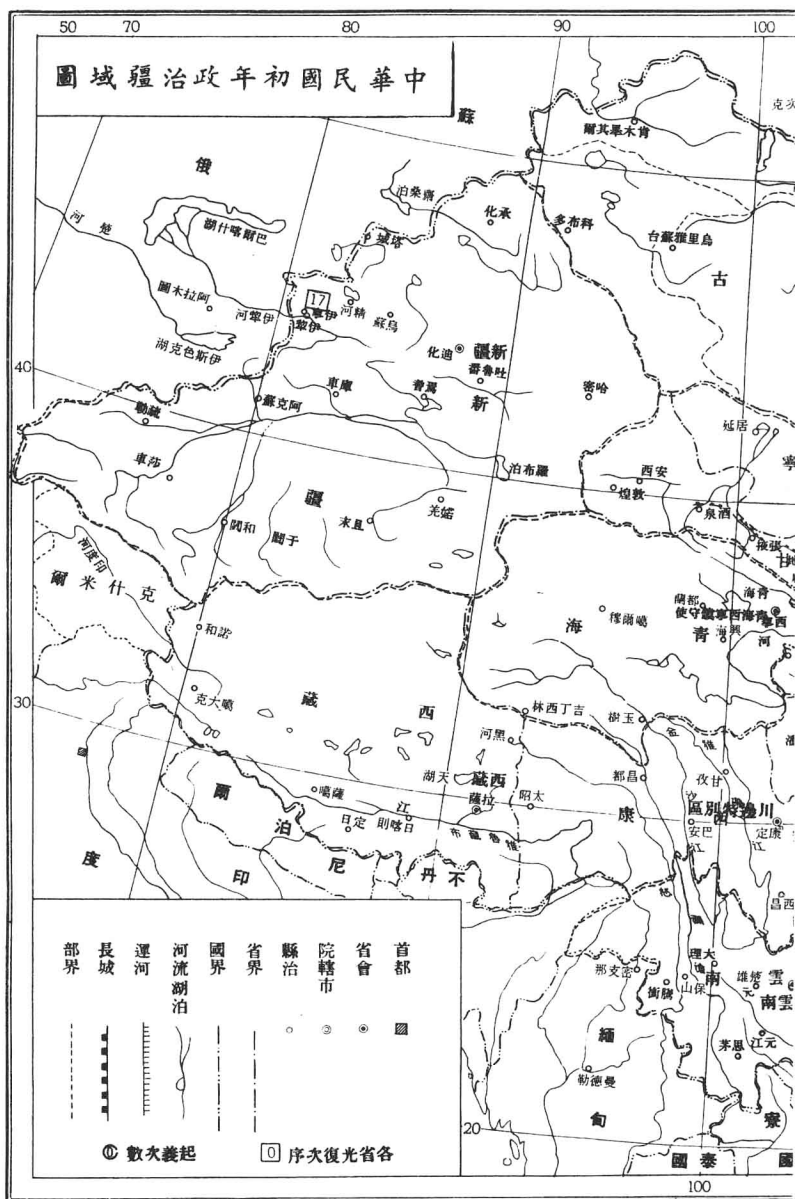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中 華 書 局 香 港 印 刷 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74 年 12 月 印







黎元洪

雲南護國軍
司令蔡鍔



民國五年五月兩廣護國軍都司令成立

民國通俗演義

目錄

第六十一回	爭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義旅公推劉顯世	三七九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兩姨爭寵	輕裝觀劇萬目評花	三八五
第六十三回	洪寵妃賣情庇女黨	陸將軍托病見親翁	三九一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譏馮張解體	徵功爭寵川蜀慶兵	三九八
第六十五回	龍觀光孤軍受困	陸榮廷正式興師	四〇三
第六十六回	埋伏計連敗北軍	警告書促開大會	四〇九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憲銷沈	恨斷皇恩羣姬環泣	四一六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項城喪膽	開會場顏啓漢行兇	四二二
第六十九回	偽獨立屈映光弄巧	賣舊友蔡乃煌受刑	四二九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組內閣	馮河間會議南京	四三五

第七十一回	陳其美中計被刺	陸建章繳械逃生	四四二
第七十二回	好遷怒陳妻受譴	硬索款周媽生嘔	四四八
第七十三回	論父病互閔新華宮	託家事做完皇帝夢	四五五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遺絕命書	結同盟抵制新政府	四六二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櫬歸故里	李司令集艦抗中央	四六七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組閣員	龍濟光久延戰禍	四七四
第七十七回	撤軍院復歸統一	開國會再造共和	四八一
第七十八回	舉副座馮華甫當選	返上海黃克強病終	四八七
第七十九回	目斷鄉關偉人又歿	覲開府院政客交爭	四九三
第八十回	議憲法致生內閥	辦外交惹起暗潮	四九九

第六十一回 爭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義旅公推劉顯世

却說袁乃寬入奏新華宮，正值老袁盛怒，聽了袁瑛被拘的稟報，無名火越高起三丈，頓時怒目鷹視，恨不將那愛姪乃寬，也一口兒吞他下去。乃寬瞧着，就知道另有變故，慌忙跪下磕頭。老袁用足蹴着道：「你的逆子，真無法無天了。我與他有甚麼冤讎，竟要害死我全家性命！」說到「命」字，便擲下一紙，又向外面指示道：「你瞧你瞧！」乃寬掉頭一望，見外面堆着數十枚炸彈，復將紙面一瞧，便是那親子寄袁世凱書，這一嚇，幾把乃寬的三魂六魄，統逃得不知去向，好一歇，答不出話來，彷彿是死人一般。描繪盡致。忽齧牙切齒道：「教子不嚴，臣姪亦自知罪了，待逆子拘到，同至陛下前請死。」老袁厲聲道：「同宗情誼，管教你滿門同宗情誼，管教你滿門抄斬！」寫盡虎威。言畢，起身入內。

乃寬此時，也不知怎樣纔好，轉思跪在此地，也勿返家。一入家門，便大匆返家。一入家門，便大嚷道：「壞了，禍及全家了！」那家人莫明其妙，過來問明底，奔入臥室，躺在牀上，不奔入臥室，躺在牀上，不知流了若干眼淚。待至晌午，妻妾們請他午餐，也似不見不聞，忽爺回來了。」他也不及爺回來了。」他也不及問明，陡從牀上扒起，跟着雙履，三腳兩步的走了出去。既至廳前，說「逆子」兩字，手中說「逆子」兩字，手中已伸出巨掌，向袁瑛劈面擊去。袁瑛見來勢甚猛，閃過一旁，巧巧巨猛閃過一旁，巧巧地上，虧得僕役隨着，將他扶住。只聽袁瑛高聲道：「要殺要剮，由我自去，一身做事，一身當，與你老子何涉！」這數語，氣得乃寬暴跳如雷，正要再擊第二掌，那袁瑛已轉身自行。乃寬忙連叫擊着，一面追出門首，但見外面立着警察數名，好幾個將袁瑛攔住，又有一警吏模樣，走至乃寬面前，行禮請安，復呈上名刺，由乃寬匆匆一瞧，具名是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點清警察廳長姓名，用筆

不直。當下吩咐警吏道：「你休使逆子遠颺，快與我送至新華宮去，我就來了。」警察諾諾連聲，押着袁瑛先行。乃寬即穿好雙履，趨上馬車，隨至新華宮來。轉眼間已到宮門，見袁瑛等已是待着，當即下車跑入，突被侍衛阻住，他又嚇得面如土色，進出都不得自由，無怪嚇殺。

但聽侍衛傳旨道：「今上有命，着你將令郎袁瑛，送交軍政執法處便了。」乃寬不知是好是歹，只得遵旨帶領袁瑛，徑至軍政執法處。此時處長係雷震春，聞得袁瑛拘到，即傳命處內人員，把袁瑛收禁，乃父無辜，任他歸去。乃寬得了比信，好似皇恩大赦，踉蹌歸家。放心一大半。

原來袁氏姬妾，素愛乃寬，自袁瑛發生逆案，都爲乃寬捏一把冷汗，適見老袁負氣入內，料他是遷怒乃寬，此時欲勸不敢，不勸又不忍，畢竟洪姨伶牙利齒，竟挺身向前道：「陛下爲了袁瑛，氣壞龍體，殊屬不值。他本是個無知豎子，也未敢膽大若此，據妾想來，定是受亂黨唆使，想借此攪亂龍心，今已拘到，但把他收禁起來，已足斷絕亂黨導綫。若講到乃寬身上，想必未曾知情，陛下既待他厚恩，索信加恩到底，渠非木石，寧有不格外圖報嗎？」說得委婉動人。老袁佯笑道：「你敢是爲乃寬做說客麼？」這一語，打動洪姨心坎，幾急得粉頰生紅，一時說不下去。適背後有人接口道：「妾意是乃寬不當辦，就是他逆子袁瑛，也不必急辦。」進一步說法，比洪姨又過一籌。

洪姨聽着，乃是憶秦樓周氏聲音，料他來作後勁，暗暗喜歡。猛聞得老袁道：「你等串同一氣，來幫乃寬父子，莫非是與他同謀不成？」這句話更加沈重，幾令人擔當不起。那知周姨竟轉動珠喉，從容答道：「妾聞雍齒封侯，漢基乃定，陛下今日正當追效漢高，藉定衆心。試思陛下延期登極，無非爲外交方面，藉口內變，時來牽制，今雲南肇亂，尚未蕩平，復生

宮中的變案，越加滋人口實，陛下待至何時，方得登基呢？若陛下疑妾等同謀，妾等已蒙陛下深恩，備選妃嬪，現成的富貴，不要享受，還去尋那殺頭的勾當麼？」語語打入老袁心坎，斷作者描繪出來。老袁聽了，不禁點首，便改怒爲喜道：「女蘇秦，依你該如何辦法？」周姨道：「妾已說過了，乃寬不當懲辦，袁瑛也不必急辦。」伏一筆，愈妙。

老袁沈思一會，想不出另外妙法，竟從了女蘇秦計策，轉囑左右，俟乃寬拘子到來，令他轉解軍政執法處，一面傳語雷震春，只

收禁袁瑛一人。雷震春也已喻意，所以奉旨照行。

隔了三四天，步軍統領江朝宗，奉了密令，往拘沈祖憲。勾克明密令中也不說出犯罪情由，朝宗只道他是袁瑛同黨，忙帶了似虎似豹的軍役，跑至沈、勾兩人寓中，巧巧兩人俱未外出，一併捉住，并由軍役嚴搜，查出盟單一紙，內列姓名，多係內外軍政兩界要人。朝宗微功性急，查有數人寄住交通次長麥信堅宅內，便不分皂白，竟轉至麥家，指名索犯。麥次長無可如何，只好令他帶去。還有司法次長江庸弟爾鶚，名單上也會列着，索性乘着便道，統行逮捕，一古腦兒帶至步軍統領衙門，親自訊問。（國莽可笑）沈、勾二人先行上堂，當由朝宗坐訊道：「你等為何唆使袁瑛，叫他謀爲不軌？」兩人莫明其妙，便向他轉詰道：「江統領，你如何誣我唆使袁瑛？我等與袁瑛，簡直是素不相識呢。」朝宗復擲下盟單，令他自閱。兩人閱罷，遞交朝宗，齊聲道：「名單上列着的，統是我兩人舊交，稱兄道弟，聯爲異姓骨肉，原是有，但並未列着袁瑛姓名，為何憑空架害？」朝宗道：「你兩人的拜把弟兄，何故有這般模樣多呢？」沈祖憲先冷笑道：「今上並未旨，禁止我等交結朋友，且試問你爲官多年，難道是獨往獨來的平日我與你亦時常會面彼此也稱兄道弟，不過名單上面尚未列着大名罷了。」朝宗被他一駁，不覺怒氣上衝，便道：「你等藐我太甚，我且帶你等至軍政執法處，看你等如何答辯？」沈、勾二人又齊聲道：「去便去，怕他甚麼？」朝宗遂下座出堂，領着沈、勾諸人，竟至軍政執法處，拜會雷震春。

這時候的雷處長，早已問過袁瑛，袁瑛供由克端主使，所有從前往來書信，也非自己手筆。這種供詞，嚇得震春瞠目無言，只好仍令收禁。看官曾閱過前回，克端是袁家四公子，係老袁愛妾何氏所生，面似冠玉，膚如凝脂，并且機警過人，素爲老袁所愛，平時嘗語人道：「此子他日，必光大袁氏門閥。」嗣是克端恃寵生驕，暗中已寓着傳位思想，有時且入對老袁，訴說各弟兄短處，因此克端定以下屢遭呵責，甚至鞭撻不貸。克端正恐青宮一席被他攘奪，所以時時戒備，平居陰蓄死士，作爲護符。袁瑛出入宮中，早已瞧在眼裏，此時便信口亂供，索性鬧一回大亂子。

幸震春頗具細心，飭令還禁，免他胡言瞎鬧。新華宮內，不生喋血之禍，還虧老雷保全。正在打定主意，偏江朝宗領着若干

人犯，奔至軍政執法處來，兩下相見，朝宗即欲將罪犯交清，歸雷訊辦。雷道：「你可曾問出主亂的人麼？」朝

宗就將盟單取出，作為證據。震春看了一遍，便道：「他是結盟弟兄，並不是甚麼亂黨，況且袁瑛姓名，並未列着，怎

得牽東拉西？」朝宗道：「今上有密旨拘訊，你怎得違旨不究？」震春道：「密旨中如何說法？」朝宗道：「是從電

話傳來，叫我速拘沈勾二人。」震春道：「你敢是聽錯了。」朝宗道：「並沒有聽錯。」震春道：「今上既囑你速拘

兩人，你拘住兩人便了，為何又拘了若干名？」朝宗道：「名單上列着諸人，如何不立即往拏？否則都遠颺去了。」

震春微哂道：「這是你的大勳，我且不便分功。」朝宗道：「我只有逮捕權，訊辦權握在你手，彼此同是為公，說什

麼有功不有功？」震春用鼻一哼道：「你且去奏聞今上，交我未遲。」朝宗不覺性急道：「這是關係重大的案件，

你既身為處長，應該切實訊明，方好聯銜奏聞，候旨處決。」震春仍是推辭。朝宗只管緊逼，頓時惱動了雷。震春拍

的一掌，不偏不倚，正中江朝宗的嘴巴。不枉姓雷。朝宗吃了這個眼前虧，怎肯干休，也一脚踢將過去。以腳還拳的是少

林宗派。於是拳足互加，竟在軍政執法處，演出一齣王天化比武來了。幸虧朱啟鈴、段芝貴相偕趨入，力為解開，朝

宗尚喧嚷不休。段芝貴帶勸帶問道：「江字兄！朝宗字字澄。今上叫你傳詢沈勾兩人，你為何在此打架？」朝宗氣喘

吁吁道：「兄弟正拘到這班罪犯，要他訊辦，偏他左推右諉，我只說了一兩句話兒，他便給我一個嘴巴，兩公到來

正好，應該與評論曲直。這種大逆不道的罪犯，應否由我速拘，應否由他速辦？他敢是與逆犯同謀，所以這般回護

嗎？」朱啟鈴道：「這是兩案不是一案。」朝宗聞這一語，方有些驚悟起來，便道：「如何分作兩案？」朱啟鈴道：「沈勾一案，是為外交上洩漏嫌疑，並非與袁瑛相關。」朝宗發了一回怔，復嚷道：「就是我弄錯了，也不應敲我

嘴巴。」雷道：「震春不禁嬉笑道：「我又未奉主子密令，不過據理想來，定然是不相牽連，所以勸你稟明主子，再行定奪，你偏硬要我訊辦，還要嘮嘮叨叨，說出許多話兒，我吃朝廷俸祿，不吃你的俸祿，要你來訓斥我嗎？給你一掌，正

是教你清頭呢。」應該擊掌。朝宗還要再嚷，朱段兩人，復從旁婉勸，且代雷震春陪了一個小心。朝宗方悻悻自去，剩下沈勾等人，由段芝貴密語雷震春，囑他略行訊問，如無實證，不如釋放了案，免與大獄。雷震春允諾，當即送客出門。是夕招集沈勾等，略問數語。沈勾兩人，推得乾乾淨淨，便於翌晨釋出，只袁瑛尚在羈中，一場大獄，化作冰銷，都人士紛紛疑議，莫衷一是。又越日，見亞細亞報載着道：

沈勾一案，與袁四無涉，沈勾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傳詢，並非被捕，現已訊無他，故即於昨日釋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時與劉積學相往來，其致函某將軍煽亂一事，查係劉某筆迹，迨經執法訪緝劉某，早已遠颺，既無佐證，故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但均與犯上作亂者不同。

亞細亞報名為御用報，這種詞調，為袁氏諱，已可想而知。小子已於上文中敘述大略，諒閱者自能洞悉，無俟嘵嘵了。總結一段。

且說雲貴兩省，地本毗連，自唐繼堯調鎮雲南，貴州亦歸他兼領，只有巡按使龍建章，留任省城，實行管轄地方政務。會護軍使劉顯世，通好雲南，聯名討袁，他得了這個風聲，料想兵戈一動，危在旦夕，自己又力不能制，只好籌一離身的法子，遂電呈政府，托言歸視母疾，請假三月，也是一個好法兒。偏經政府電覆，責他有意規避，應付懲戒，且督令出省視師，巡按使一職，暫由劉顯潛署理云云。那時龍建章已預備行裝，接了覆文，便將計就計，把印信交與劉顯潛，自借出巡為名，竟跑出省城，飄然徑去。政務廳長及黔中鎮遠兩道尹，聞龍出走，也相繼遠颺。頓時貴陽城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警兩界，合電政府暨各省，請另行召集國民會議，表決國體。袁政府不加答辨，只飭令署理巡按使劉顯潛，會同護軍使劉顯世，派兵分防，靜待援軍。兩劉本係弟兄，老袁此策，還想把官爵利祿，誘他歸誠。顯世以滇兵未到，黔兵甚孤，一時未便獨立，就拍發密電到京，要求兵費三十萬，情願率兵攻滇。老袁得電後，自幸密謀已遂，竟覆電允准。那知劉顯世計中有計，想把袁政府的軍費，取來討袁，即以其人之財，還治其人之身。既接覆音，

遂按兵不動，專待軍費匯來。

是時雲南護國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峯，帶領第一支隊長鄧太中，第二支隊長楊蓁，已入四川境內，川軍司令伍祥禎與滇有約，不戰自退，劉軍遂分兩路進攻，直逼敘州。伍祥禎步步退却，眼見得敘州一城被劉軍佔領了。總司令蔡鐸聞敘州已經得手，便命第四梯團定戴戡率着步兵一營，砲兵一隊，亟向貴陽進發，聯絡劉顯世，會同北征，自率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第三梯團長顧品珍，隨後繼進。劉顯世正望滇軍到來，既與戴戡相晤，自然欣慰異常。可巧袁氏允准的軍費，亦接連匯到，並接蔡鐸軍電，已至黔境，威寧於是軍威既壯，聲討乃彰，當由公民一千七百餘人，公推劉顯世爲都督，宣布黔省獨立。劉顯世接受都督印信，布告全省道：

爲布告事：邇以袁氏背叛國家，竊竊神器，逞其凶饕，舉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憤其僭竊，痛其凶殘，以大義相責，重任相託。本都督顧念國家，關懷桑梓，不忍四方豪俊，無限頭顱，心血鑄造之邦，淪於奸人之手，重以逆軍溯湘流而上，咄咄逼人，亡國破家，迫於眉睫。爰於一月二十七日，宣告獨立，所有各種文告，業已印發在案。當滇省宣布罪狀，喚起國民救亡之初，本都督本於個人之良心，應即立舉義旗，共討叛賊，徒以戰端一啟，黔當其衝，倉卒舉兵，頗難運轉，且意袁氏向非至愚，一經忠告，或能悔禍，故不惜雙方調處，委曲求全。何圖凶心不死，逆態愈張，曹錕等率師東下，着着進行，希圖一逞，曹兵殘暴，邦人所知，賴寧之役，淫携燒殺，無所不至，倘使兵力集中，立即乘虛攻我，以達其分道進兵之計劃，即令我以善意開門揖入，彼豈肯長驅直搗，進薄滇邊，不疑我掎其後耶？則蟠踞我城垣，迫散我軍隊，擄掠我金粟，荼毒我人民，城社邱墟，寧復顧惜？故無論如何，斷未有逆軍入境，而不糜爛地方，亦決無聽其來黔，蹂躪境土之理。惟查逆軍情狀，多所遲回，此不第直壯曲老之勢，可以預決，即就其衆叛親離言之，亦決無可畏。袁氏縱其二三鷹犬，偽造民意，帝制自爲，中外同羞，天人共憤，沿江各省，相約枕戈，或以時機未熟，虛與委蛇，或與逆師雜居，尙虞投鼠，雲集響應，指顧間事。袁氏亦自知罪惡通天，爲衆所棄，杯弓

蛇影，處處籌防，決不能抽提一軍，以作曹兵之後盾。且從而分調畿輔重兵，廣集大江南北，以防各省之景從，情見勢絀，亡無日矣。夫順逆既分，勝負可決，黔惟有保守疆土，整備兵戎，以待聯合各省義師，共誅獨夫，鞏固民國，以圖生存於大地而已。所有地方治安，本都督自應率屬共負完全保護之責，各色人等，務望各安本業，勿得稍事紛擾，自召虛驚。爲此通令，仰各該官長等，立即出示，曉諭人民，一體知照。

布告既頒，即日委任戴戡爲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右翼總司令，聯合滇軍，共歸蔡、鐸節制，率兵北伐。於是護國第一軍部下，分作兩翼，右翼爲黔軍，左翼爲滇軍，小子有詩咏道：

桴鼓聲傳遠邇聞，滇黔共起討袁軍。試看義旅聯鑣日，民意原來順逆分。

滇黔既聯合出兵，川湘邊境，頓時大震，究竟孰勝孰敗，且至下回再詳。

袁氏生平，專喜祕密，故人亦即以祕密報之。袁瑛也，沈祖憲也，勾克明也，無在非以密謀報袁，轉令老袁無所措手，亦只可模糊了事。江朝宗反欲張皇，而雷震春竟批其頰，雷其可爲袁氏之知己乎？至若劉顯世之請求軍費，還而討袁，計誠巧矣，吾謂亦從老袁處學來。袁憤以密謀餽人人，即密謀餽袁報施之巧，無逾於此。故聖人言治國齊家，必以誠意爲本云。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兩姨爭寵 輕裝觀劇萬目評花

却說滇黔兩軍，聯絡北伐，黔軍司令官戴戡，由遵義直趨重慶，駐師松坎，並遣第一團長王文華，第三團長吳、噉，分攻湘境，牽制袁軍。滇軍總司令蔡、鐸，自威寧通道畢，節直達永寧，永寧爲川南要塞，係四川第二師長劉存厚駐守地，劉原駐瀘州，四川將軍陳宦聞劉有暗通滇軍消息，特調駐永寧，至滇軍一到，劉果棄了永寧，退至納溪，途次接蔡、鐸來書，勸他即日起義，一同討袁，他遂自稱護國軍四川總司令，通電各省，聲明獨立情狀，略云：

袁氏不遵約章，悖戾民彝，昔當鼎革之時，即欲擁兵肆逞，同人本天下爲公，乃概付以治權，冀其出精白不貳之忱，宏茲國脈。何圖掌國以來，言夫內政，則征斂如此，言夫外交，則敗辱如彼。任官吏輒引其所矚，選總統竟臨之以兵，甚至立法權攪爲己有，暗殺案實主其謀，妨功害能，殄民敗國，綜其暴戾，罄竹難書。同人懼搖國本，猶復沈吟不發，冀補救於將來，乃彼獨夫天奪其魄，恣亂日厲，竟敢假民意以推翻共和，揮黨徒而謀與帝制。蠅營狗苟，上下若狂，勸進之電，出於宮闈，選舉之場，設於軍府。勢威利誘，無醜不陳，中外騰譏，羣情憤激，卒召強鄰之干涉，將陷民命於淪胥。凡有血氣之倫，莫不仰天興嘆，演黔首義，一檄遙傳，薄海同欽。景從恐後，存厚不敏。外審大勢，內問良知，痛此危亡，中心欲裂。爰整其旅，環甲出征，聯合滇黔，揮旗北伐，誓擬盟成，白馬重整五色之旗，行看痛飲黃龍，一掃羣凶之燄。公等或爲望重當時之俊彥，或係首造民憲之元勳，同領師干，身關治亂，豈於此日，遂負初心，寧以爵賞之羈，盡入奸雄之彀？嗚呼！揮戈討逆，事不同於閭牆，撥亂扶危，義實繫乎救國。倘袁氏能及時徙竄，還我共和，則本府當捲此旌旗，不爲己甚。皇天后土，實式憑之。

是時防瀘司令馮玉祥，正進援敘州，瀘城空虛，劉存厚遂乘隙攻瀘。會玉祥自敘州敗還，竟率師截擊。玉祥遁去，部兵多半投降。適值蔡鍔部下第二梯團支隊長董鴻勳，亦率隊到來，兩軍會合，併力攻瀘。一夕卽下。於是川南一帶，也入護國軍範圍了。這是陳宦速變之力。

袁世凱本擬於陰歷元旦，即陽曆二月三日，

或陰曆正月初四日，實行登極。

陰曆正月初三日立春，當時有大地同春，萬象

更新之義，故諷吉於初四日。

偏是西南警報，絡繹傳來，又害得躊躇莫決，暗地愁煩。每日除閱視公文外，就與幾位候補

妃嬪，圍坐宮中，小飲解悶。各位美人兒，還道他從容尋樂，定由諸事順手，可以指日登極。所有候補妃嬪的資格，當然好正式冊封，不過同輩中共有十數人，將來沐封時，總不免有一二三等階級。階級一定，反致高下懸殊，令人不平。因此大家一喜一憂，各自盼望榮封，免落人後。洪周二姨，愈加着急。無非恃寵。某夕，洪姨見老袁微醉，含着三分喜

色，便乘間進言道：「陛下封賞羣僚，凡各省將軍巡按使，沐有五等勳爵，首列公侯，次爲子男，如妾等入侍巾櫛，亦已有年，獨未得仰邀封典，徒令向隅。古人說的帝澤如春，還求陛下矜察！」老袁笑道：「各省將軍巡按使，統是外人，不得不先行加封，免他怨望，你等是一家人，何必這般性急，待我登極後，冊封未遲。」周姨向袁一笑道：「陛下此言，總不免厚外薄內呢。」（一唱一和，總是他二人起頭。）老袁也笑道：「你等要我加封，何妨自擬封號？」周姨道：「冊封妃嬪，係何等大事，我等婦人女子，怎能自擬封號？就使擬議起來，得蒙陛下恩准，也不管自封一般。試問各省將軍巡按使，所有公侯伯子男榮典，還是陛下所定，還是他自行擬就，奏請陛下照封呢？若是他擬就請封，便似漢朝的韓信，請封假齊王的故事了，恐陛下未必照准，他亦未敢如此，所以妾等想沐榮封，總須陛下頒賜名位，方爲正當辦法。」老袁又笑道：「女蘇秦又引經據典，前來辯論了。」（女蘇秦三字，同應前回。）周姨答道：「妾據理辯論，並非爲個人爭此虛榮，實爲全體姊妹行正名定分哩。陛下果憐妾等相隨多年，俯如所請，姊妹們都盡沐隆恩，怎止妾一人被澤呢？」（假公濟私，娓娓動聽。）老袁道：「要我加封，恰也不難，但須有兩種分別。」周姨問兩種分別的理由，老袁捻着髭鬚道：「有生子與不生子的分別，如已生子，應照母以子貴的古例，加封爲妃，若未曾生子，只好封作貴人罷了。」周姨聽到此語，忽然變色，蛾眉漸蹙，螭領低垂，一雙俏眼中，幾乎要流出淚珠兒來。洪姨瞧着，已料他未曾生子，所以變喜爲愁，現出許多委屈的樣子，當即代作調人道：「方今時代，與往古不同，陛下亦須變通辦理。妾意封妃問題，應以隨侍陛下的年數爲定，年份較淺，名位或稍示等差，生子不生子，似不必拘泥呢。」語至此，忽有兩人起座道：「妾等入府，不過兩三年，但牀上的呱呱小兒，何莫非陛下下一塊肉？若便如洪姨太的議論，似於理上說不過去，還請陛下三思！」（皇帝尚未曾做，狀頭人已爭論不休。）洪姨視之，乃是十四十五兩姨，十五姨本是洪姨姪女，（見第六十回）他竟也來爭寵，不禁惱動洪姨，竟呼他小名道：「翠媛，你好休了！你得隨侍陛下，還虧我一人作成，今日幸蒙上寵，便想將我抹煞，與我爭論起來，就是你的血塊兒，哼，哼，我也不必明說了。」翠媛此時也變羞成怒，反唇相譏道：